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維子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貢生臣王　宮

東維子集卷十五

元 楊維楨 撰

記

借巢記五十四借字誰借得

客有號鶴巢者自杭而蘇而松率假館以居予一日過其館敗命曰借巢或有咲者曰鵲有巢而鳩借之鳩之拙也鶴不能營一巢而借亦拙甚矣乎楊子啞爾咲曰

子亦知夫借乎人一身外為長物物皆借也吾試與子言借衣冠借以束身棺槨借以掩胔土石借以周郭山嶽借以積土天地借以奠岳極之於大則大靈借以闢天地何莫非借也近而言之琴筑借聲綉綺借色芻豢借味鼎釜借烹刀刃借割壺豆借盛金玉借翫席借偃而策借扶也車借駕而馬借馳也旗幟借表而弧矢借威也印章借信而露布借令也權貴借勢而封爵借名也遠而言之丹青借圖而金石借刻載書借誓冊府借

史而聖人百家諸子之文借以寓道也又何往而非借也及其親也妻借齊子借嗣父母借生而吾六尺之軀亦借也吁借乎借乎何啻於一巢乎或者起謝曰淺矣乎吾之窺借也吾因子言借而知天地萬有之不有於我也楊子曰吾於天地萬有皆借也而有不借者在何在也曰以天地萬有之借為借者萬有之容也以天地萬有不借之借為不借者不容於萬有之容者也子徒知吾有借而庸詎知吾不借之借而不容於容者耶不

容者誰曰問諸有物有物問諸有初有初問諸有無有無不可名全以名其巢居客起謝曰請書爲記客爲隴右郝經也

營丘山房記

贛之吕仲善氏早孫事母劉以孝聞長從鄉先生一靜謝公遊通易經以其餘力屬文賦詩頗有古人風裁方今天子一海宇招延俊乂善以異等才登選冑子學有書室在錦川之陽陽坡之下貯書數百卷題其顔曰營

丘山房示不忘其義於前聞人也出使于淞謁抱遺先生於草玄閣曰願先生一言以白吾志先生曰營丘在虛危分埜為今濟南地太公吕尚父之食邑也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至十四世為小白主霸以管仲富國匡天下而太公之澤益遠且大孔子曰微仲吾其左衽矣多其功也太史公曰太公尊賢智尚功能而其敝則夸奢虛詐而不情傷其俗也善欲振其緒於營丘而入値夫明天子之登賢以圖治其以仲之富國匡天下者為

勉而以俗之失不情者為戒則可謂善嗣營丘者矣善謝曰請書為記戊申冬十月朔戊辰記

南漪堂記

華亭葉生杞家有林塘之勝在黃龍浦西蕭公津上讀書之堂南臨之故名南漪杞謁予草玄閣求一言以為志至四三而不已為之言曰昔眉山蘇子嘗有是號矣而生之堂又襲之耶雖然襲其理之所得何嫌於襲耶善言漪者莫如易之渙其曰風行水上渙此漪之極觀

也說者以為風與水相遭不能不為之文也此漪之說文也予以為漪之所以為漪蓋有為之本者其可不知乎今夫水由地中行源深則流長其發岷峨越崖谷衝林莽傾折曲直東之為峽匯之為渦激之為湍瀑千變萬態不可踪迹然後達于江河以朝宗于海有本者如是哉苟為無本溝澮之水朝盈而夕涸求一漚之微不可得奚有千變萬態極觀於漁之漪者也杞也有意於漪其亦於本者求之否乎杞作曰唯唯

純白窩記

用聖經代老莊獨為高出

華亭縣北距六十里其聚為小萊其吳越裔孫為皐氏先廬燬皐復新作又於堂右个闢窩一所上結圓頂下方四落皆湮為雪色泥竇牖六又以雲母片羃之渾然纏穹廬也名之曰純白皐嘗宿余於窩且徵純白誌責之上九曰白賁無咎以其反本也天下之文莫文於白文之純又莫本於反本也吾聞皐壯年通經史及國語閒弧矢騎以義俠廁孤貉游徼問名貴人爭欲致門下

盜壓境皐呼鄉兵甲捍于淞之陰鄉賴以安又以白衣叅諮賛師越者却冦葡復臺紀活遺黎數十萬今齒及莫矣功亦茂矣假亦可體矣故歛其神于反本之地此純白之所以名也皐有四子若孫者五皆玉立庭砌問將有賦白華稱潔白于時者人知皐之反本貽世世亦無窮也皐氏子孫尚勉乎哉至正庚子夏五月蒲節後三日寫

鄭林記

淞之邑帶江枕海聚為山者曰笴曰雪曰神曰小崐小金地皆平疇大陸呀淵疏川突而髙鬱而秀蟠而踞之者則喬木之林大姓之所宅也去邑之北五十里其川為蒲匯匯壯反為小菜岸小菜古屋百十楹者九齡徐氏之居也去居左介一百步鑿池數十里池上植松栢栝檜桂椒梅橘桃杏草則芝蘭菊芷荃蓀薰茝芍連彙列四時之生香未嘗一日斷也因額池堂曰薌林子過海上九齡榻予堂者數夕臨分出楮筆曰先生海上還

嘻笑怒駡皆成文章醉墨所及一草一木有光於鄭林獨無言乎予曰草木之香細矣因人而馨者大且遠矣哉栗里松栁以處士香晉竹林以七賢香濂溪蓮以茂叔香羅浮村梅以蘇長公香草木不以物香而以人馨也信矣不然雖梓澤平泉林木之綺交錦錯者不香也吾愛齡之人品魁壘操行極高茂嘗與予論今人出處曰今之稱豪傑者彎弧運槊走戎馬間水出火入即可苟且頃富貴高者抵頰鼓舌閎聲高議以驚動所事自

謂陶王鑄覇以徼其所賔而為士之大慶不知大憂者在其踵觸羅踏穽卒自跆踣而禍及其孥權不能庇勢不能掖嘻若是者憯甚而悖亦滋甚予不幸扺𨇾巇𡴘亟返故廬與一草一木同華而共實先人之賜先生之教也予聞其言𨗝之曰此吾子之德馨也馨之被於鄭林草木者也故樂為誌鄭林并録其語為學之信且悖者告也

固齋記

新經有鄉善士戴氏父者遣其子貞從予遊一日有請
曰貞承名於父承字於先生曰固而蔵修之地未得齋
號以自勵敢請予又字齋曰固且求志予告之曰固非
高叟之固也亦非固我之固也乾之文言不云乎貞固
足以幹事貞不固不足以為貞固非貞亦不足以言固
固而貞貞而固固而後事之幹立焉故聖人許幹必於貞
固而不以亨與利也生學與齒俱進將入于官而有事
於政已以易之所固者植其本於不拔本而幹幹而枝

枝而花花而實伺之歳月不患其不茂且碩也生之貞母替於固也復有喻生於固者唐城南諸社所居號居社固以其風氣所聚也宗祖所族也子孫所完也後為妬者鑿之血流者數日而固者崩矣杜抵固從而衰矣地不可以不固如是矧君子之操行乎生力完所固毋自鑒也

榆溪草堂記

至正庚子夏四月余東遊鶴砂田舟順流下黄龍浦又

東抵榆溪見大榆數百章皆百年物也雨餘新綠翁鬱若乇旌擁握樹底搆草堂一所堂主者陶中出迎客供茗飲床書充屋棟茶竈筆床環左右又將客步後圃花樹紅白刺人目折殿春玉桃花一枝供客是夜遂宿草堂明旦于余記草堂之號周顒嘗搆諸鍾山杜甫亦搆諸浣花矣然鳴騶入谷而山靈見移脫巾據床而幾不免禍天下草堂萬萬也而享有其身者尠矣唯爾祖靖節翁自彭澤來歸門種五柳著傳以自況羲熙之節良

史書之五柳之德色者厚矣今子孫不堂柳而堂榆榆視柳等也烏知異日不有傳榆溪先生在龍浦之東如傳晉處士於五柳者乎中曰某不敏烏敢望吾前之人請記為堂以為警

槐隂亭記

三槐見周禮有三公之象焉宋王祜氏手植三槐而三公之位應于其後文正公旦君子謂王氏之槐種德之符也海東王敏中氏為三槐子姪槐之樹之閭者亦三

結亭樹間扁曰淮陰大參周公琦為作篆書之又介吾門管生訥求余言為志吁王氏之子姓何其祚之遠也祚之遠者德之長也晉大司馬府豈無手植之槐識者占其樹婆娑而生意盡則知司馬氏之槐不如文正氏之槐開其先者厚而蔭其後者長非尋常府寺之植可得而並稱也敏中席槐之陰思有以培槐之本則豈徒戒剪伐如齊人之令仁以根其生義以幹其行忠信以要其成也盛德大業其有不光相門之植文正之堂序

敏中勉之有以徵余言之不誣也至正庚子秋記并書于挹清堂

春草軒記 有詩

淞謝伯理氏於其正廬左介為諺稱軒一所命曰春草本靈運語也請予為之記予疑靈運以詩名宋而猶附麗於人以覓句何也在西堂時詩思苦甚至假夢寐見惠連而後得池塘生春草句遂以為絶竒吁此三百篇後詞人以興趣言詩者也律以六義何有焉今人一草

木取以點綴篇翰極於雕鏤之工詩道喪矣談興趣者猶以靈運語出於一辭直指如高堂多悲風明月照積雪無俟雕刻而大巧存焉猶為去古未遠也伯理嘗與予論詩大惡夌跨六朝直探漢魏故於春草有得焉雖然伯理方將以詩備理教及於民豈必効永嘉詩人爭工於句字間者具慶在堂上年俱高矣朝朝下音潮焉有諭焉者夕夕焉有詰焉者於是家庭之教出焉倫理之化行焉家有悅親之堂不忍一日違其色養吏部以品

推恩及其親自謂罔極莫之報時詠孟貞曜寸草春暉之句是春草所托又有關於倫理者惜永嘉詩人未之知也吾合以論見春之資於倫理者不獨在句字間也係之詩曰

草生西堂下沱水含清漪皜髮在堂上遊子今已歸大兒佩紫綬小兒著緋衣嚴君親受禮慈母舊斷機春草承雨露惟恐朝日晞願持此日意永報三春暉

悦親堂記

謝氏錄陳留徙淞者代有文行為衣冠望族至德喜封君養高弗仕生產益饒門第益大至正丙申苗人陷淞封君廬亦燬明年復新作之其子伯理率其二仲奉親于一堂晨昏於斯不使析處以一日去其堂予嘗名其堂為悦親今來杭遂以記屬予世之以為悦者無大於悦親矣子夏問孝於孔子孔子曰色難父母之色間見於幾微者孝子迎而順之為難迎而順之為難者必孝子有至敬至愛闕於親者切若曾子之養志者是已孟

子不云乎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也誠者至敬至愛之謂也今夫備羞水陸備列聲色百拜上案於親者非悅也華服絺繡奇器金玉寒更煥換於親者非悅也鍾畝阡連子本泉溢歲上券於其親者非悅也必悅之如曾子者而後可伯理事親尚友曾子悅親之道蔑有加於此矣雖然伯理方仕鄉郡出有民社之寄以其悅者身之昆弟循之而後國人因之所謂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矣理之弟曰恒曰鼎皆嘗從予游恂恂然有

古孝友之風吾知謝氏風教師於百世者有矣豈直國人一時之法哉異日和氣應孝之門吾見瓢水之陽風山之陰有同穎之禾併柯之木産焉田氏三荆有不能娩其美者吾過封君堂上尚能為子賦之至正巳亥秋九月丙午記

好古齋記

鄉友俞獄仲桓通經術自命其讀書之堂曰好古來杭請記於予予為之喟然曰古之不諧於今者久矣孰以

古為好耶三代下嗜好百出好酒而鍾以隨好傳墓而牧以亡好勇而舉鼎以說臏好獵而隊車以隕首好游而賈害以利好詼諧而售辱以戲好書而汚髮以為顛好畫而竊封以為神好鍛而倨以取禍好石而拜以取喪好鶴而乗軒以取滅國所好不同而所失亦隨以異惟好古為聖賢之學愈好愈高而入於聖人之域而凡世之所好者不一足以動其志此好古効也今之人不古好覆以好古為野謑髁無任惰淫不道逮至毀綱裂

常自謂行於今者横如也不知步跆者在户限外呼亦足省矣蓋孔子嘗曰先進禮樂野人也孔子之時已待古為野而孔子豈敢以野待古哉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仲桓之生後孔子幾二千年不溺於三代以下之偏好而獨追孔子以為古者而好焉非有聖賢之學不能仲桓今仕矣任民社之責矣以其好古者行於仕也吾見民之還於古而毀綱裂常者無以容於今孰敢以野議好古之古哉桓起謝曰謹受教

請書諸齋以諗夫議古之野者至正已亥冬十月初吉記

尚朴齋記

太樸一散勢不極於文不止也殷質特尚猶本乎朴至周文郁郁吾聖人不能不從時而救弊之僿則欲從先進之野至用四代禮樂則取殷輅亦貴其朴耳使聖人得位其不返朴於古吾不信也漢大臣師盖公還治於清淨無効至寧謚三棻之君又當率朴為天下先幾致

刑措此朴尚之効不可誣也維揚周信甫以尚朴名其齋介松江守顧公謁記於予予未識周君而顧公稱周君篤厚古君子務以一朴存心而待物又以之佐太府收行簡之効則知周君傷時之澆欲返治於古其亦慕聖人從先進者歟其亦蓋公之可師於漢大臣者歟方今天子法漢治文之太尉菲食惡衣以承明天子之化周君又以朴尚贊大府之政一朴之係於天下者大矣朴名一齋固不得為周君私也故予不辭而為之記

其俾菘之能詩者頌之如后云

虗舟記

平原生居九鳳之山以虗舟扁其一室客有過而詰之曰聖人取諸渙刳木為舟以利天下舟濟世之具也而子以虗名之亦有說乎生曰余族居海堧見鳳壽猝作佑客之舟兵人漕人之艦如山如雲胥溺没於蛟鼉之穴往者不可返而來者未已也嘗作吊溺文哀之而顧余之虗舟孰得而溺乎客曰子之虗舟將何載乎何適

乎生曰吾舟本虛復何載吾舟本往復何適客訾之曰子之舟殆不如丈尺之朽槎乎槎神而能引客道天漢遊牛斗間而子之舟何以自神乎生未知所對厓山鐵道人在座莞爾咲曰客欲知夫舟之神且大者乎天一氣也氣水也地一舟也地至重而浮游於一氣旋薄之中未嘗溺也非至虛而至神能之乎客以丈尺之室視舟亦隘已以大地之大視舟則舟之虛者六虛無以尚之若是則果老之舟鐵務相之舟土絡南公之舟葉以

之稱神者末矣容退徃生出楮筆請書為記生名曠姓陸氏雲間人也鐵道人泰定間李忠介公榜第二甲進士楊維禎也

五雲窩記

雲天地之靈氣其興也勃焉其滅也忽焉不可以色求而色之變出焉或以青以黄以赤以黒爲以同以三素以五采而名亦隨之變偽者談五雲有以望而知帝者之止占而知賢人之居夢而文章之進兆而知名進士

之出又托而為蓬萊仙境之求而未有命之於居者淞之璜溪呂希遠氏吾以五雲名其居則亦有說希遠嘗客杭從勾曲外史張公遊思其親不置外史為揭其所寓曰白雲取狄公思親意已而歸耕溪上養母以孝聞且廬其先墓林薄間曽見非烟非霧蕭索輪囷具五采以燭人者吁此五雲之瑞孝感之應也吾得諸璜父兄之言易其名為五雲因悼兵革以來衣冠之士逃離解散至有遺失親而獨忍生存者若希遠氏之不忍一日

去其親奉驩菽水於流離顛沛之秋此非人瑞而何有人瑞而後有天瑞或者徒以占候夢寐賦咏山坳求生之五雲者未為知生者也余故著其説録諸篙為記

大竹軒記

潼川文同氏自館職乞外調屢歷郡守有治狀官至司封員外充秘閣校理其髙情曠度類神仙人文章有丹淵集不在一時疇輩下顧以畫竹知名伎掩其人君子所惜在洋州時搆亭篔簹谷為游息地故於畫竹益工

時作古槎老枿淡墨出神謂之墨林盖非丹青家所能匹也評其妙者謂其胸有竒氣壓十萬丈夫者非繆云閶義門夏士良氏愽雅好古蓄書萬卷外古名流墨迹舍金購之弗悋於丈人才士之圖寫尤所珎重居之西偏有肅客軒名之曰大竹者有文同氏墨君之手澤也士良蓄畫凢百十家而獨名文竹於軒非文氏之墨君可貴三百年之清風雅節可詠耳雖然篔谷多偃竹同特愛之嘗畫以遺子瞻氏曰偃竹數尺而有萬尺之勢

其詩曰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偃竹有不可偃者如此與可以之子瞻以之士良之所藏作於篔谷不篔谷不問顧亦問只尺之素有萬尺之勢不可偃者何如耳士良仕志未伸必有得於此者不然軒之外林林然麻生而棘立者皆篔簹物耳何獨以畫為貴哉抑吾聞夏先人止知公有義荆圖兵餘圖與堂俱燬士良更命荆以侶竹則又弗隊其先緒云

五檜堂記

至正庚子孟夏某日予過黄龍浦遊海上觀三神山經南北蔡蔡之北者有大族婿者徐亨肅予至其家入其門則深庭别院舉水天也已乃覽其園池之勝林木蔚翁水石聯絡遂燕一堂亨拜手請曰堂未名惟先生名予視堂陰五檜者東軒老人之手植也因命之曰五檜堂又請曰堂既名不可無誌惟先生是措吾聞東軒老人好修潔精於物理加之該博文史折節待海内士必延飲五檜下人問檜則曰槐之三顯之必於天者松之

七隱之必於人者柳之五又出天人隱顯之外而以綱常之隆替為進退者吾之進退未嘗必於天亦未嘗必於人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果不可必乎脫吾秉化而盡五檜者欝然於庭使後之人見之豈不求之於五檜七松之間耶是則予之命堂以五檜或者東軒之人其有待余於㝠數者是檜也歷已百年皆森聳奇崛鬣而鱗瘿而輪八臂九首而龍其身節甚貞氣甚清掌月而珠擎竅風而籟聲饕雪而鐵撑于以壓松柏之雲仍而要歲

寒之盟者乎言未畢亨起謝曰是可與五檜寫神已請書為記

東維子集卷十五

東維子集卷十六

元 楊維禎 撰

記

養浩齋記

淞之南陸氏代為衣冠望族有佳公子彥章者生而有氣節讀孟子書至養氣之論深有槩於心輙自命其齋曰養浩介其友郁彥學來見余瑣溪次舍求一言為誌

予竒其人而為之言曰戰國之士以氣雄者多矣而未有言浩然者獨孟子言之其氣即天地之氣也善養之則吾之氣也至大至剛可塞乎天地其視北宫孟舍之役於氣者僅匹夫之雄耳孟子之言是氣也人皆以為夸千有餘年子蘇子者始信之其曰是氣也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蓋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可以參天地而闗盛衰者吁此聖人之能事也閱三百餘年人又疑

其言之夸而彥章氏者信之彥章不敢暴是氣而又得其氣養也故能處富貴而不淫居患難而不懾則彥章氏之用是氣又豈北宫孟舍之雄匹夫者可以同日論哉養之充也無一日之餒也雖聖人之能事不為難彥章聞予言而喜曰大吾養浩者先生之言也請書諸室為記且有以告人之疑吾夸者云

書聲齋記

余容淞游亭林尋所謂野王讀書臺者已夷為隧隴化

為草棘去臺之西北十里近為璜溪溪有義門夏士文氏歲聘文行之儒為子弟師六籍子史下及百氏之書凡數千卷皆架揷下頓為廡西之齋童冠鴈次蚤夜諷誦聲徹行路因名其齋曰書聲而求誌於予余聞魯恭王入孔子宮聞金石聲而宮不壞漢高皇過魯聞絃歌不廢而邑不殘書之聲感人也如此孔子之武城莞爾絃歌亦為子游喜夏氏書聲聞于承平之日未為奇也而聞于兵戈格鬬之頃非一家之曲阜欤吾為吾道在

東之廢廢已雖然士之讀書也内以治身外以治人沈潜其中之所得以究觀道德之微性命之懿以極夫禮樂教化之著胥於書乎出也豈直務聲而已哉不然誦習之日積極詠之弗知則其書之有聲聲於出口入耳者雖工於洛生之詠吾無取乎爾矣士文尚以余告勉諸弟子師師以余言勉諸弟子云至正庚子秋八月初吉記

著存精舍記

璜溪呂孝子曰恒曰恂葬其考君來德公于溧水之原治冢域如法冢前甃文石壇及隧道樹以椿桂栝栢又並冢為精舍以奉春秋祭祀祀必親眡牲器不以屬人俯仰齋慓如親見其先之亨者雖歲月去遠為之悲慕不已名其舍曰著存參政周公琦為篆諸扁以記請於余世宜墓祭非古然孔子冢孔里魯子孫世祠其冢不廢則墓祭有其所祖矣自廟制廢而上冢之禮重乎漢人史傳書以為孝子之榮近代卿大夫官儗王者而祖

禰神明之舍則漫不加意至有即宦上以為家遂棄墳墓千里外過家上冢者亦罕矣淫昏之鬼則祀之如其先不以為怪烏乎俗之壞而士大夫之不振若是幸有神位主於家舍時節不失其所祀援古祭義致愛致慤以存著其所不忘如呂氏兄弟者葢寡矣又懼其易世而著存者替籍恒彥以垂其規於遠久俾勿壞豈非世教民彞之在猶有所繫哉是宜著存之可書而呂氏兄弟之事為可録也子方提學傳司禮之廢者將與士大

夫講行之吕氏兄弟嘗從子學者也尚以子言力返廟制使四方觀禮者於吕氏乎取法而士大夫之復禮者自吕氏始豈非予之所望乎至正庚子春正月八日記

西雲樓記

雲間李氏以西雲銘其讀書樓求志於予予曰爾家騎鯨公夢長庚而生長庚西方白虎七宿也故名白字太白太白以星言今不以星而雲言何也則亦有說在易之小畜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密雲不雨尚往也

自我西郊施未行也雲之積不厚不足以澤物小畜為
卦以風行天上一陰亢五陽所畜既寡施何自而行耶
西郊之雲施雖未及於物尚往而不可止也故上九曰
既雨既處尚德載物德積而施行如上九之積厚而雨
降事業蓋未易量也抑余於天人之事有感於西雲者
西雲儒而通天文學者也今太白食昴西方事也天狼
獨步東南白虎伏而不動九斿掩旗七將斂手縣弧服
矢不敢東向而射者十年于兹矣妖氛奪奎壁熒惑守

井鬼太陰宿室畢之墟太陽食巳未之月亦西方事也下民所不忍仰睎西雲計何出撫髀歎曰願以先王之學上從六龍以飛庶有以霈洗天之澍於東南也先生姑俟之至正庚子立春日戊戌記

野亭記有詩

雲間沈鉉氏世家為郊關之外其聚為溪之上皆壙埌之野於先廬東介披蓁薉蒔花竹築亭四楹中置丈竹榻白木几筆床茶竈棋枰書度雜聚其次時與一二同

志友鵩詠其中顔其亭曰野集賢趙公雍為作篆善之又介吾友陳栢謁余七者寮求記予謂野非直郊外名也聖人嘗以比仲由而又欲從先進之野蓋野而畔教聖人所嫌野而勝華聖人所取鋐之野何居鋐曰某之野郊外之名耳烏知聖人之去取哉雖然聖人論野為質鋐將論野於趣乎趣乎非樂處於壙埌者能知乎唐丞相裴公嘗堂於午橋而名野矣是厭政於朝思野於野豈真知野之趣哉知野之趣莫孟真曜氏魏仲先氏

若也鉉不敏將尚友於孟魏氏云予題其言又重栢之請録諸亭為記繫之詩曰

孟郊得野趣野有真曜廬魏先得野趣野有野堂居雲間沈東氏草衣傲野夫東屯田可種西壤水可漁門無索租吏家有種樹書野亭開草樹野具集朋徒試問朝市宅傳舍不須㬰朝恩來鐵券莫死已屬鏤始知野亭野廟堂如不如

野政堂記

淞中張氏海道相門參政公之三葉孫學優而不仕自
號一村又顏其所居堂曰野政予過淞中有請曰唐陳
弘嗣嘗歎漢王丹之化行農野舉聖人之言曰是亦為
政奚其為為政弘嗣隱居武山歲辟良田時秉平肩轝
訪田吏餉田畯白露時降新穀既登則崇禮教親九族
驩鄉黨鄉黨有媮衣苟食佩刀劍從事乎椎埋胠篋者
皆耻而弗為弘嗣氏之化蓋亦不小於丹矣予竊慕之
故於耕舍扁野政幸先生有以言之予聞中父仲甫公

能以孝友理家而中有克以野政相之君子之談政者豈必被三公服坐政事堂發號施令然後為政乎政之出於野者覆優於彼之失於官者失官而失士失士而失民遂至於失身其於無葬地也而中之優者無間於昆弟之言無遺於宗族鄉黨之譽委毘於後之嗣而益光於前聞人絜諸執政之失者其相越豈不萬萬乎陳子昴推弘嗣於龎德公鄭子真之流為作者五人之列若中者吾又將問之於五人者非當歟中謝曰吾志弘

嗣敢堅龐鄭請書諸舍以警云至正二十年二月初吉記

尚志齋記

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氣有猖狂暴悖人不得而制者唯志足以制之其闒冗衰退不能自立者亦唯志足以率之故又曰士尚志士而不尚志其不為猖狂暴悖載而遷闒冗衰退靡而没者幾希矣訓詁者曰尚如尚服尚車之尚盖尊而主之之詞也然人之志有不一也論

者以志道德賢人之志上也志功名壯士之志次也志貴富鄙夫之志其下也然則志貴於尚而志不可以卑之而下也夫多岐百出而南車壹志之趍也萬物俱流而金石獨止志之定也志失其趍何以尚為不失其趍然而弗底于定又何以尚為吾北門之外有青年而好學者曰施用和生長市闤不與其習俱而獨從儒先生游慱習文藝修省履行且以尚志名其讀書之齋予甞領客邸齋所市聲在門市言在肆而用和秉志弗遷修

習於其齋者自如也非其志之不失其超而底于其定者哉吾知用和之克尚志不卑而下也信矣苐未知賢人壯士之所决何如耳用和曰功名時來則應之人無予我無取也道德者聖人之能事吾所為志之始而終焉者也吾為之交手在額曰懋哉用和推是志以往然而不入於聖賢之域則吾不知也用和出紙求識齋遂書為記復繫之辭曰

氣易我移匪志曷持道難我至匪志曷之既持其移卒

造其至尚其有大於斯者乎

朱氏德厚菴記

華亭縣朱涇西其里曰大興有林麓魁然竒蔚然秀北帶乎九山前襟泰川葺泖之流環連壁合鬱葱之氣不沈不越而物有鍾美朱明仲之祖瑩實在焉自大父誠父顯忠祖妣沈氏妣丘氏庶母氏氏皆合葬其所明仲既奉大事于其先復立冢舍若干楹捐田若干畒命廬塚者掌之以供歲祀事祠曰昭明昭其物也齋曰肅敬敬

其事也又奉聖人終遠之訓總命其家曰德厚尚書公泰不花氏既為冢而顔之而又介予韓生奕來謁記予為之喟然曰淞國地無高陵燥壤為民之終管子陵為之終往往人終其親不諸水火則寄諸浮圖氏之室雖衣冠仕族或有不免豈復以先德為念而戒懼於其終與於遠耶間有權力家知治丙舍以為薄俗之愽大抵文有餘而敬不足至闕其珠玉華其藏不惟亡益於教句誨人以奸貽神以戮吾不知其為厚也仲明儒者也知聖之

教而奉以罔墜終易忽也必慎以存焉逺易絶也必追以屬焉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吾心以之怵惕以之君蒿悽愴者皆天也吾心之天不沒于是則吾親亦不沒于是朱氏之慎也追也天於已而持以為訓也天於人朱氏之德吾知其可以惇俗之薄矣抑聞朱氏之先理家以義方為首故每焚香禱天不願子孫富願讀書而賢仲明又喜聚書不逺千里聘碩師教二子雖盡傾槖金弗以計其心可以對其先矣今老矣而修德弗勸德益

厚而福澤益潤朱氏子孫其有名世者作矣矧其教之力乎立身揚名以圖其孝之大者以報德厚是在朱氏子孫吾未老尚及見之以徵予言之不誣也已丑春三月記

碧雲軒記

四明俞南浦氏僑居雲上有才氣而不仕靜讀書於一軒若無心於世者而聞天下之魁人傑士則不遠道里願納交焉其所居軒自號曰碧雲嘗得待制清碧松公

所隸古書一紙而又謁予為之志夫雲天地潤氣也神龍挾之以飛不崇朝可以雨天下然其慘舒消息不恒肖象而變幻者不一如輪如騎如旒如蓋如流水積石如赤烏白鵠蒼龍玉虹之狀萬萬不可究極自其忽而逝倏而還翩然而飈凝然而止則人且目之曰閒雲突馬如峰赤馬如火賁雷霆之軀弟空林樹之傒望則目之曰旱雲至其引而自高於風塵之表海島之間非烟非雲作為光恠以動盪人目則又曰卿雲緑雲三素五

色之稱而碧雲者則五色之一耳嘻天下蒼生顒顒焉望之作霖以甦枯注涸也其於碧雲也何有乎何無不知世有長往志登高眺遠俯仰今昔或有凝佇所思於交際契濶之間者必於碧雲以見之南浦氏不仕而有高世之志而又喜交天下之魁人傑士其悠然之意不在是乎抑予聞南浦有道術二十八宿在胷寤者時出而化為麒麟鳳凰蛟龍猊犴狐狸烏雉之物遊戲碧雲光恠中為人談天下之吉凶悔吝聞之者推為神人則知南浦之碧雲非塊

然天外物也今之士有食人之食而怠若事惟便利其私圖自謂得計而不知天羅及焉又有奮草萊出大言亡治狀冐儋珪組以充醢具者其紛起未已南浦民見之其亦俾二十八禽飛而語之於碧雲萬仞之下其可也南浦咲而援琴於軒曰吾目且送吾雲矣焉知許事

松月寮記

去秀之西門外州里所其聚為濮市濮公子仲温氏之世居焉居有前後邸第義庄塾以教養里之才子第仲

温自幼從師學明經旣通尚書後學易又從余學春秋兩充鄉賦連不售適又丁時變遂去道士冠裳尋山澤間欲挈妻子為鹿門之舉事未遂則闢寮一所植松數章高秀蒼古若深山木容之出在市壥仲温與之俯仰嘯咏若友焉天清氣明月在松頂仲温彈獨絃琴松下琴餘讀道書作遊仙吟不知身世在黄塵市在白玉宫闕也遂以松月道人自號雲間盛懋氏旣為圖之而又寄自作松月詩一解於余徵文以為記予為論積陰之

氣清而久者在天為月麗月之清於物之秀者在木為松桃之得於月也清而妖柳之得於月也清而蛊梧之得於月也清而凄梅與竹之得於月也清而癯惟清而秀秀而已野者松之得月以此然得松月之得而見諸名人者自唐常建後未聞其人焉建之詩曰松際露微月清光應為君嘻此建之得於松月者未易與俗人道也去之五百年而仲温氏復得見之得而其詩有曰犬人夜開關凉月在松頂此其得於松月之得者奚減建

也哉嚮使仲温氏蚤時壅官或至五年十年即不壅不過汝趨隸唯以奉所氏志不直達而性先有損其及人境兩泰哦松哦月而有得哉嘻仲温氏之彼此失得其有能辨者已書諸寮為記至正十三年七月七日七者寮諸叟記

有竹人家記

安陽韓君諤築室於所居之浴鵝沱上左右皆植竹因顔其室曰有竹人家一時名士大夫咸擇行輩交其人

至或載酒有以抵其所吳興趙雍為作小篆之書又為作入家有竹之圖余既賦詩圖之上復遣書再四以記請宋蘇公軾曰不可居無竹無竹令人俗至拄杖敲門尋有竹人家吾不知有竹之家皆能真有其竹而免於俗者不也嘻公之得在竹耳固不計人家之俗不俗之能有不能有也今韓君之家自命曰有竹吾知其能有竹矣一妄庸夫曰有竹居而竹不為其有也吾試詰其所有則謾言曰吾擊竹而歌不啻擊珊瑚也披竹而咲

不翅披琅玕也簟篛而臥不啻茵虎豹煮萌而食不翅庖羔豕也嘻有竹如是夫人而能有也吾觀韓君虛中抱道有竹其心貞標絶俗有竹其性善建不拔有竹其本離立不軋有竹其朋德音恊鳳凰或思沾露霜又有其應律之聲格瑞之靈也韓君之有竹若此其亦異乎人之有者乎不然韓君之家與妄庸人者同曰有竹而竹不為其有也雖渭川千畝之富徒以等燕秦之栗林齊魯之麻枲而已耳竹何有於家而家又何有於竹哉

然則韓君之有竹不徒在其家也諗矣書諸室為記至正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春遠軒記

余曩居會稽於清明之春登秦望蓬萊諸峰望數千里廣輪際海而止一鱗介一條縣與都人士女靚粧麗服生長太平山川間孰有荒陬遠鄙之間因憮然嘆春之遠後計偕上京師得歸遊覽度居庸陟龍虎臺下視齊魯晉宋荆秦吳越之區民物熙然如在春臺者了無畔

岸余復嘆春之尤遠殆與我皇元聲教同一遠也自淮汝兵興南北旌旗相望於千里百里斥候之次給儒而行即抵墻壁思昔之週四方跨八表窮目睮足力弗既者不可得已雖然不遠者提封之迹也一氣為春者豈不遠哉知春一氣之遠則心之有春者未嘗不與之遠也雲間鍾和伯温築室于山之東麓顏曰春遠請記於余其亦有感於今日之春而不計其地之遠近者歟不然杜少陵嘗言春遠矣何獨於柴荊見之歟是為記至

正庚子五月朔旦東維叟書叟者李忠介公榜賜第二甲進士今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維禎也

春水船記

滄水主人壯年桴于海晚家居結樓滄水之上蓬然若舟海水時抵階下放目樓上一白萬頃人眠其蓬然者一葦耳因命曰春水船主人垂釣于枕濯足于床波與天上下渚鳬汀鴈之相因依不知船在水耶陸也酒酣仰臥其上家童數十善為越人擁楫之歌主人又自歌

小海為舉足扣舷以節之水光天影飛動几席籟聲與潮汐作殷殷在足底滄洲仙有駕淩風舸以激水如箭者彼徒以舸為舸而未知吾居之以不舸為舸也以為舸則未嘗去家以為居則嘗有行色也朝吳編莫越户心無適而不可入孰知吾船之纜之而住負之而走也昔者太公嘗以漁釣欺天下而天下施知之其舍魚也欲蓋而彰也嘻以為非漁則持竿五十年矣以為真漁則未嘗得一漁焉嘻太公固得於漁不漁之間者容詰

主船以為真船則居陸以為非船非箬笠之前皆漁樵推罵之地又安知吾之在樓非長乗舴艋也今夫天一大春水地一大船也人在船不悟悟者必在船之外吾悟船獨不在外也嘻此不可與家人道也春水如天船在天耶水耶而况在樓耶認吾船在樓又何異認劍在舟刻耶其扣舷之謌曰滄之水兮如天叶滄之屋兮如船舷水滔天兮以春船之載兮薄夫天津索吾船於津之表兮吾得與泰初而為隣容和之曰若有人兮舟為

家兮著土不住兮養空不驅泰和我海兮鴻罹我湖吾不知貫月槎之徒兮天倪舟之徒歟主人為汝南殷德父氏客為鐵篴道人會稽楊維禎也至正十年春三月三日記

松月軒記 有詩

積陰之氣清而久者在地為水在天為月也木得水而清之象滋焉得月而清之氣麗焉月一也木之麗其清者其材品則有不能不異者也桃之得於月也清而妖

柳之得於月也清而蕩竹之得於月也清而臞梅之得於月者清而孤荼蘼海棠之得於月也清而怨惟清而埜而又秀也松之得月以此吳郡西門之外其聚為吾閶闔之闤夫差王夏駕之所也五方大估咸輳焉為積居之家者比比耳獨吾鄉人吳彥昇氏居不離市而門有散地數十弓上有青松數十挺高秀踈朗若深山容將儔挈侶出飲乎市而盤礴于此也天空氣清月在松頂彥昇或領客坐松下仰見閶搏根株盤白玉兎臼人

世斧斤不可斷已而顧影在地萬籟在空鈞韶鳴而龍鸞舞也不知身在此玉闕中與黃塵市訖有得於松月者名於其軒少遂李公嘗為圖之大遂泰野公又為篆額之又求文於予予以素為里閈不敢重違其情而彥昇之人品才氣可以仕而不仕者與夫尊師樂友化龍斷之俗翕然於禮義之趨者又吾之素與故為之記且復哦以詩曰

丈人愛青松手植西門內風聲度玉笙林影翻朱鷺仙

鬼夜讀騷木容秋吟句丈人燕坐餘海月生東樹

水竹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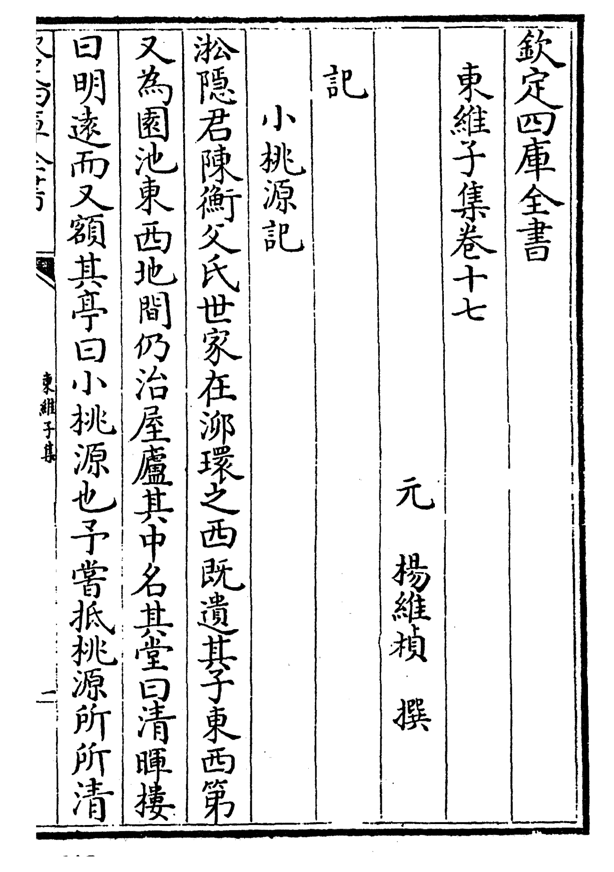
吾里白湖方義門子弟咸秀傑名仕版而子泳道父其尤者也始泳道未遇貢舉時實以才志自奮於京師貴人咸品之連延譽上所即被內選出司牢盆民奏㝡典大縣細漸歸栁水竹亭先廬奉親之隙出與賓客接幅巾野服命僮抱琴尊之亭所相與把酒說詩文為事窮亨淹速一不以屬意一時文章家多為記詠為既充

又索叙引於友人楊維禎維禎嘗聞其論曰某讀南史書稱㑹心不必在逺翳然林木即有濠濮之趣未嘗不嘆以為縉紳閥閲豪族大官捐千金買佳園池崇美屋其中育以珍禽竒獸樹以名卉異木論其一時侈盛平息侯之甲第無以喻其雄河陽梓澤之形勝無以喻其汜也然欲求一日之安於是不能得也故予一亭費甚約規甚素取諸水竹者甚廉而其適安之樂自謂過之百倍不翅也人有志於適安者不敢如是耶余以泳道

之言似矣又將有進於是者何居夫高尚于埜以草木水泉驕其君而不出者狷者之為也既得志而患失之退以竊狷者之樂以為樂又媮者之為耳媮與狷皆中行所不與泳道於道務中行則狷與媮不足告泳道者今夫水散也有雨之德焉積而厚也有負載之功焉君子觀於水也思夫澤施於物者竹有貫歲之節不易地之性焉君子觀於竹也思夫貞一於已者若是則泳道之登高也取諸物以賛乎已以及乎物至矣又豈徒草木

水泉之適云乎泳道尚以余言思之以為何如也

東維子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東維子集卷十七

元 楊維楨 撰

記

小桃源記

淞隱君陳衡父氏世家在泖環之西既遺其子東西第又為園池東西地閒仍治屋廬其中名其堂曰清暉樓曰明遠而又額其亭曰小桃源也予嘗抵桃源所所清

絶如在壺天四時花木晏温常如二三月時殆不似人間世也隱君且舉酒屬余以記請余聞天下稱桃源在人間世者武陵也天台也而伏翼之西又以小云據傳者言則武陵有父子無君臣天台有夫婦無父子也方外士好引其事以為高而不可以入於中國聖人之訓刓其象也暫敞亟閟其接也陽示而陰諱之使人想之如恍惚幻夢不能倚信雖曰樂土若樂彼吾何取乎哉若小桃源之在隱君所也非物引諸八荒之外入有覲

以職吾孝也出有子弟以職吾慈友也交有朋儕戚黨以職吾任與婣也子孫之出仕於時者又有君臣之義以職吾忠與愛也桃源若是豈傳所述武陵天台者可較賢劣哉然而必以桃源名者張留侯非不知赤松氏之恍忽也而其言曰吾將棄人間事從之遊知之者以為假之而去也隱君亦將假之云耳隱君齒既暮而老將休矣桃源其休之所寄乎而猶以小云如伏翼者小寄云耳固不能絶俗大去已或曰淞俗信仙鬼貴富家

有駕海航巽風一引至殊島見瑶池母東方生乞千歳果啖之而隱君弗能從此小桃源之名於淞也併書為記

松室記

松江朱子肎於其先廬之左治讀書之室環植以松故命室曰松今且寄居於東山氏之西廡而未見偃蓋之植也則命畫史圖居之松以謁予泖上曰此其之所謂松室而讀書誦詩於其下者也願有記焉雖吾遠去其

鄉得展圖攬記將不悼其身不在松之室也子詰子胄誠何取於松豈子受性也獨正抑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厥撫乎將森森千丈施之明堂大厦有棟梁之材也抑産茯苓結靈實辟百穀而食之可以飛行如偓佺之倫乎將異時托之洒掃使家之人識其指之在也抑要久歲月精與化通為青蛇為赤龜以怪駭人間世乎子胄曰余孔子徒也非仙釋之流子絃誦於松室之下知聖言有松之為歲寒物也如其心而不改柯易葉也吾

烏知其他雖然余幸而生文明之代知學孔氏學而切有得於誦余之立志豈不欲淑諸人而達天下也故嘗夢松焉吾十八年其抑將為公也邪子筭予胄明年為六十人更十八寒暑為太公望之齡夢松協於夢熊則吾將迎子於海之濵江之上矣子胄莞爾曰吾與其為十八公吾寧為主人七松至正九年十月一日記

夏氏清潤堂記

雲間義門夏景淵氏居同邑吕公之甥館其館之中奥

曰清潤葢取晉人名樂衛翁壻語也予與景淵為昆弟交既得翰林學士泰野公書其額而遂求誌之文於予予惟物之清莫踰於水詩人曰清如玉壺氷是也器之潤莫踰於玉傳者曰温而澤是也故皆得以比德君子也當典午氏之世行者方以放濁為通居者專以揚寂為記究求時君子比德於氷之清玉之潤者鮮矣評者以樂衛當之吾嘗探其人焉誤晉天下者多清談之治術而廣與王夷甫為清談首位極於台揆竟以殞塋然

氷鏡之照人者吾不知其與澄胡毋輔之輩相隔幾何衛叔寶自幼美風神見者以為玉人中興名士推為第一而卒無揉於名教之敗至於徙家而南再獲美妃終天厭生王振江表比於金聲中朝者王輔嗣同一寂寂吾又不知永嘉之末曰正始音者何取正始哉二子之不能不愧德於氷玉者類此吾客呂公仲氏家親識呂公之為人高居潔已行無瑕纇不與惡人交不與狎士游侍其坐朗然明月之照席也可謂善清也已景淵天

質純雅有大器量而不苟於小仕與之交眙眙然若飲醇酎可謂能潤也已以廣玠之所名名厥居廣玠忝於時評而景淵氏之翁婿豈有醜也哉雖然清莫清於不自掩其疵潤莫潤於及物之大氷之出壑潤徹中表而瑕不自匿此其清之至也玉之在山土石草木皆蒙清輝此其潤之大也呂公之清吾知其至矣景淵氏之潤更以其物之大者推焉則光映清門於弘且速者非義門之傍澤歟景淵氏曰善敢不勉諸請錄諸堂為記

賔月軒記

吕輔公之長子名恒字徳常其燕處一室在居之西偏名之曰賔月嘗觴於其所遂以記請余讀堯書命羲仲之文曰寅賔出日又曰寅餞納日以賔餞之禮禮日者謹昏旦之候未聞以月然在帝文告歴日月而迎送之則月亦在所賔矣吁此歴家説也非吾達士之所賔也吾達士所賔自眺蟾主人賔於景祀之上月固未受其賔也而況黄星小兒欲窺於南鵲之枝乎況砻閣塵榭

欲以脂粉徽之乎又況霓裳之聲丗帶鼙鼓而欲假仙遊以即之乎是皆賔之以為主也惟庾武昌之據床劉晉陽之清嘯李騎鯨之舉杯相屬杜少陵之戀戀貂裘粗賔主之一遇耳嘻賔常有也而主不常有茲數人之後何其遇之濶如也五百餘年而賔主之交始得於德常氏可以見遇合之難矣吾愛德常人品光霽尤愛其為量靚深時吐章句流麗娟好吾知月之愛德常而適以為主無疑也或有嘲曰德常賔月月主德常主無異情

矣而實也有雲雨之翻覆圓缺之差池奈何德常曰爾何窺於實主之淺也先天不稚後天不老者非全月歟而吾神未嘗不與之俱求吾實者以神不以形以形實在實主在主以神則吾蓋不知實之在月而主在吾矣尚何以主客異邪或者曰然書諸軒為記

春水船記

滄水主人壯年桴於海晚家居結樓滄之上篷然若舟海水時抵家下放目樓上百萬頃人眠其篷然者一篷

耳因命曰春水船主人垂釣于枕濯足于床酒甘輙笑歌其上家僮數十善為越人擁楫之歌主人又自歌小海為舉足扣舷以節之水光天影飛動几席籟聲與潮汐間作殷殷在足底不知船在水邪陸邪滄洲仙有駕淩風舸以激水者徒以舸為舸而未知吾居之以不舸為舸也以為行則未嘗去家以為居則常有行色又孰知吾船之纜之而住負之而走也昔者太公嘗以漁釣欺天下而天下旋知之其舍魚也欲蓋而彰也嘻以

為非魚則持釣竿五十年矣以為真魚則未嘗得一魚
馬嘻太公固得於漁不漁之間者客詰主船以為真船
則居阯以為非船則箬笠之前皆漁樵推罵之地又安
知吾之在樓非長乘風舸也耶今夫天一大春水地一
大船也人在船不悟悟者實在船之外吾悟吾船獨不
在外也嘻此不可與衆人道也春水如天船在天耶水
耶而況在樓也認吾船在樓又何異認劍在舟刻耶其
扣舷之歌曰滄之水兮如天叶滄之屋兮如船叶水滔

天兮以春船之載兮薄夫天津索吾船於津之表兮吾將與泰初而為隣客和之曰若有人兮水為家叶著土不住兮養空不驅泰始我海兮鴻龎我湖吾不知貫月槎之徒兮天倪舟之徒歟主人為汝南殷德父氏客為鈇遂道人會稽楊維禎也至正十年三月三日記

碧梧翠竹堂記

至正八年秋崐山顧君仲瑛於其居之西偏治别業所架石為山窽土為池層樓複館悉就規制明年中奧之

堂成顏曰碧梧翠竹廼馳數百里記於友人楊維禎曰夫堂矚金粟階映桃溪漁庄草堂相為僎介葢予玉山佳處之尤宏而勝者也鴻生茂士為予記詠者多矣茲堂之志非名鉅手不以屬敢有請予謂仲瑛愛花木治園池位置品列曰桃溪曰金粟曰芻田曰芝室不一足矣而於中堂焉獨取梧竹非以梧竹固有異於春妍秋馥者耶人曰梧竹靈鳳之所棲食者宜資其形色為庭除玩吁人知梧竹之外者云耳吾觀梧之華始於清明

葉落於立秋之頃言歷者占焉是其覺之靈者在梧而絲絃琴瑟之材未論也竹之盛于秋而不徇秋零通于春而不為春媚貫四時而一節焉是其操之特者在竹而籧篨笙篪之器未論也淮南子曰一葉落而天下知秋吾以淮南子為知梧記禮者曰如竹箭之有筠吾以記禮者為知竹然則仲瑛之取梧竹也盍亦徵其覺之靈操之特者書以為取諸物者法毋徒資其形色之外云也子韓子美少傅之辭曰翠竹碧梧能守其業者也徒

取形色之外而不得其靈與特者未必為善守仲瑛氏
吳之衣冠舊族也有學而不屑於是茲堂之建將日與
賢者處談道禮義以益固其守者其不以吾言取梧竹
乎書以復仲瑛俾刻諸堂為記

槐圃記

按周禮朝士面槐三公位也槐何取於三公哉豈其晝
聶宵炕一陰一陽之翕闢而燮理之道見焉故公所多
植槐齊之君主有犯槐之樹也列公所尊異乎羣卉而

不可與凡條縣植于老農之圃者比矣故宋王祐氏手植三槐于庭期其子孫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旦果相太宗天下謂之三槐王氏吁槐之植私庭而遇如王氏者天下亦尠矣北庭文甫氏家于杭之清波門自其祖參政忽撒公樹槐三章于居之後苑稍治園亭其中名之曰槐圃文甫氏彈琴讀書或與客觴咏必于圃之所時時與客撫其樹曰嗟乎是吾祖之手澤也予後之人弗克負荷惟懼其敢不封植是樹如昔人之無

忘角弓者以無忘吾祖者耶客至圃者愛其人必敬其樹知其祖之待文甫氏者遠且大也且咸為之賦槐圃詩吁文甫氏能思其祖愛其手植若是其孝於家者可知矣以其孝於家者移忠於國其光於祖者又可知已文甫方强年承參政公之澤將以六品秩仕于朝矣吾嘗交其人識其負大器且執謙而好學忽氏子孫之為三公者豈下王氏哉異日文甫居高位面庭槐若見爾祖之手植也有不惕然哉槐以人而名則圃以槐而重

矣天下謂之三槐王氏者不屬之三槐忽氏惟文甫以前人之所期天下之所望者勉之而已至正己丑九月九日記

光霽堂記

宋黄庭堅論舂陵子周子之人品曰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談人物於孟軻氏後者子周子也太極通書之著異乎莊列荀楊之撰不由師傳根極道要以接夫千載不傳之緒由其人品之高也擬諸形容者無它風月之

光霽而已耳後世不識周子而求其人於光霽可以識
其人品焉雲間任公子元朴開池於廬之西偏蒔花竹
其中而命其堂所曰光霽因友生馬琬求記於余余謂
元朴之光霽其慕子周子歟抑自胸次式符於子周子
歟嗚呼一歲之晝夜非無風與月也而得諸光霽實難
今夫蓬蓬然而發乎噫氣掉乎無方迹之而無形聽之
若有鳴谷乎若盈流手乎若行者是風也而光實形之
不光無以見風之至祥也晶晶乎行乎太空泰清乎天

中轉之而不窮蝕之而不訌死而朐灰而朓朓而中者是月也而霽實旌之不霽無以見月之至白也風之光月之霽蓋神之至秀而時之至良也已勝人韻士韶暢高明洒然凡塵之表者不似之乎吾於是有感矣風月光霽少而翳寘多也人光霽少而幽陰多也世代光霽少而屯否多也元朴光霽獨取諸造物之多得之心而應之境誦詩讀書暇而彈琴握槊與客觴咏以為樂而不知世間萬物有悴然而不適其情者嘻風月在世常

也而堂獨以光霽名之是雖晦冥陰雨相尋於無窮而吾未嘗一日不光霽也吁夫人而似乎元朴也子周子不足慕而已世道之否者可以復泰和聲明之盛於古也客聞吾言有喜而為之歌者曰有光雖風有霽雖月我思其人憂心惙惙既見其人我心則悅又歌曰光之風兮英英霽之月兮庚庚風與翔兮月與萌君子之心既清且明君子之樂式和且平繄子仕子莫之與京

雙清軒記

華亭南去五十里為胥浦浦之東有隱君子居焉曰倪
益齋氏吾嘗聞其人而不及見之今年予至胥浦而其
人已隔世見其二子皆孝睦其家孫曰權者尤才賢而
善接師友權之舍客次曰雙清軒以予為右客常禮予
以顙席予亦時時領客造其所不問主在無一也權與
父伯玉君聞予至急治茗具茗餘繼觴咏已而相與抱
琴至雙清所當秋月正中八胭夜闌游塵不興草樹可
數為予援琴三鼓始以長清短清申之以御風騎氣其

聲汩汩如泉走絶壑如游雲行太空如珩瑀相觸於丹
陛揖遜之頃疾徐高下靡不中節葢月在琴得月而愈
清軒之名雙清非此耶權既與容賡唱雙清詩而又屬
余記余愛權之賢其有志於樂道者歟惟樂道者而後
忘世俗之樂故其心洒然與迹俱清不徒琴與月遭而
後得是清也世之層臺複館貯粉黛詫笙竽與淫朋狎
伴為留連荒亡沉溺而不悟者彼豈知天地之氣之清
有託於物而存者乎而倪氏容膝之室無黝堊丹漆之

麗其中惟經史圖畫一二古鼎彞罍皿而已方其適於清也衆喧俱息百慮皆消方寸之間湛然無世間一物之累此非誠於樂道者能之乎不然吾恐權之清也當琴與月遣則暫之於月落琹移之際則失之譬之泉焉渴飲而甘之而不能不為醇酎之奪於異日也可不思哉權起謝曰權或叛先生之教有如月舉酒屬客而自為之歌曰氣之清兮魄之陰罍之清兮絃之琹維軒有月清明實臨維敎有琴和樂弗淫我歌雙清實獲我心併

錄之以為記

邵氏有竹居記

松地隸古揚域厥土卑濕沮洳自禹決水注之海然後民與草木得休養生息其土性最宜竹禹貢所謂篠簜既敷可徵也去松之南六里所有村曰同安仲謙邵氏居焉邵氏自靜山君由伊雒徙湖之長興復自長興徙茲邑仲謙即先廬斥而大之左右皆植竹因顏其室曰有竹居翰林承旨張公夢臣嘗為大書其居太常胡公

古愚既為賦詩復介吾友呂輔之請記於余余曰竹之為物詠於詩有切磋琢磨之喻載於禮有釋回增美之喻竹蓋異於凡卉草木矣晉王子猷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宋蘇軾亦云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也非竹之比德君子又何以能有於人哉今仲讓氏居有竹亦知有得於竹而竹為我之有乎若其居有竹而吾不能以有竹也問其所有輙謾言曰吾吟竹風擊珊瑚也吾掃竹月披琅玕也雪煙氷雪蔽虧刻無不全於竹也好事者

來引之竹所彈琴詠詩或觴酒以為樂吁有竹如是夫人而能有之也今夫虛中抱道之心貞標絶俗竹之性獨建而不拔竹之本離立而不軋竹之羽四時寒暑不改柯易葉又其恒也聲中律呂協鳳凰之將鳴又其德音也啼而斑泣而萌動夫婁人孝子之思是又其應物之靈也故君子有取於竹而必將有其有也仲謙之得竹如此斯能有竹之有也不然吾懼仲謙氏居曰有竹竹不為其有也雖渭川千畆之富徒與千戸侯等云爾

竹何有於居居又何有於竹哉吾問輔之氏稱仲謙好德君子也仲謙其克有其竹不徒在居之云也審矣尚以吾言勉之

聚桂軒記

秀在宋為文物之邦至今士多興於學處廛者亦類皆鴻生碩彥由是廛之坊有曰聚桂者而趙其氏世居焉其子覲尤知尚文墨氏蚤歲尊師取友學經史談道義不間寒暑且題其脩業之所曰聚桂軒軒之前植桂成

行當秋清月高花爛熳發與客觴咏其下悠然與桂相忘若友然待制杜公本既為書其顔而又因司令濮樂閭氏來見且以記請予惟春而榮秋而悴者木皆然獨桂貫四時一致不媚於春不怵於秋月窟清寒其根托焉風霜高潔其英發焉豈非卉之仙者乎宜君子之比德於桂者衆也古者以桂喻君子如淮南小山之詞蓋傷賢者不得所而招之以隱者也晉郤洗對武帝曰臣射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則又高自標榜而志於

不隱者也余未暇論天下士即秀一郡在宋則有莫氏五桂者以一門五子皆明經擢第天子賜其親以紫衣金節之華故人比燕山之竇我朝設科取士則有若黄氏玭父子俞氏鎮兄弟洎蔡氏景行陳氏允文鮑氏陸氏景龍徐氏達道歲登賢書皆桂林之選也繼諸君而來者殆未已焉覲固於諸君之文讀而知之或請業而師之已他日偕計吏上春官對策大廷天子賜覲進士第覲將為桂之顯者追榮莫氏以光夫士子之聲豈得

為小山之隂乎聚桂文會方作於樂陶氏余嘗主評裁而士之與是會者人固以欲之桂待之矣覬其可以桂自隱哉余故記聚桂不惟朂覬耳以朂其同門同志者云

桐香室記

秀濮氏某府君居濮津之桐鄉始居成聚已而成市其土廣而墳無高山大谷之深阻所植多嘉樹美箭舊説有梧桐盛大鳳凰常集其上故鄉以名余弱冠時游看

嘗識濮氏樂間公之折節下士尤切切教子弟不遠千里而聘名師其子仲温好學不勌題其脩業之所曰桐香又取詩人李長吉語以名也後余在吳無有為典市官者日中與市者相質劑夜則歸誦書石輳且嘗道書於余道其所志欲請業焉則知為仲温余訝其人生紈綺家且既仕而又志學若此非賢者能之乎已而仲温棄官還家尊師取友以卒其業時余在雲間仲温又介余友鮑君仲孚招徠予公觴余知止堂上仲温退侍余

桐香室中相與榜讐經籍商論文墨為事濵别請室記

昔離騷子著書天下香草以比有德之君子傷香草立愛而不芳者有以而未聞以桐蓋卉之弗靈於性者不穠於色則烈於香不烈於香則厚於實而已耳惟桐性靈花之拆葉之落占歷者以之而其枝之所傾有以集鳳凰材之所取又有以中琴瑟詩人者以香屬之殆不可與凡卉之臭味同議矣故曰桐之香鳳之待也嘻桐之香鳳之集德香而爵禄聚理之所必至者仲温植其

德以植桐然自拱把之日無牛羊斤斧之戕勢不至干
霄蔽日不止也根益深蔭益大香益遠吾見仲溫膺爵
禄也天子賜進士第起身以顯揚其親以展布其平日
師友之學可計日而俟已故余樂為記桐香使人知桐
香非直為待鳳之具實濮氏之德之符也繫之辞曰梧
桐生矣在濮之陽桐之香只繫鳳之翔繫鳳之翔惟君
子之鄉梧桐培只在濮之除桐之香只伊德之符伊德
之符維君子之居

明誠齋記

淞之南五十里其中水曰大泖水清而土墳環泖而居者多聞家著族歲治土田給貢賦外不逺千里聘名師教子弟最者曰朱陳邵吕有曰武叔者蓋邵氏之佳子弟也予嘗聞武叔兄文伯髙爽而好學一時功夫樂與之游不知又有武叔競爽焉武叔事父兄各極其道事師尤不遺於禮且闢脩業之所題曰明誠葢以暇日誦書史其中所以交當世之賢人君子必此焉游息而聲

色狗馬之好一不以經意鄉之先達無不罷許之間從外舅倪伯玉君來見且請言以著明誠余喜淞子弟多嗜學而邵氏余不無棄取然極其至而論則聖人之道一誠也天地之運一誠也天地一息不誠天地之運歇聖道一日不誠聖人之道消聖法天賢法聖明此爾誠者誠此爾聖而無不明孔子之徒是也賢明而無不誠顔曾之徒是也明則知誠則行也易曰知至至之所與幾也非明之始事乎知終終之所與存義也非誠之終

事乎譬諸過都者必知道所由陸轅太行水航滄汝不惑於天下之旁岐斷港然後星行夜宿積日累月蘄于達而後止此非明誠始終之教歟故明誠之功極于天地位萬物育聖人之道于是焉與造化同流於乎至矣武叔即予說以合中庸之論而用力焉余他日究予所成以徵予學之不自欺者的不予妄也大師道而光祖德者不在武叔之祖為翠岩老人者余所愛敬也其師東岡先生余所友也武叔歸而質之以為何如

溪居琴樂軒記

古樂亡之存惟琴琴蓋古聖人有道之具而至樂存焉故顔淵得聖人之道而託之琴也陶潛得聖人之趣亦託琴也師曠嵇康阮瞻之徒非不工於琴藝而已耳道也趣也其樂内也聲有可也無可也藝者其樂外也聲不得而無哉松陵曹某氏闢室一所前俯六溪暇日鼓琴於其口題曰溪居琴樂間從阯百經氏來謁記予惟琴雖古樂今之琴絶與古反矣古人樂於内今人樂於

外也善琴者有倚蘭白雪雝鸞舞鶴御風騎古操之製也不知古操之製古道之所託也今之紈袴小生弁珥婦女以勞為學者往往務為新聲以悦今耳是列雅於鄭衛之音何有乎古聖人之至樂哉予嘗聽氏琴已曹氏獨好純古淡泊之音寛於内好足以舒焦衰湮欝之疾則於顔之道陶之趣其得否即於此中寓之非後世紈袴小生弁珥婦女者比也不樂於聲則於樂道似矣抑吾聞伯牙氏之學於連城是也置之絶島之間觀風

水之澒洞山林之杳鳥悲獸號之慘情一移而琴遂最
天下曹氏之居溪上也流水終日淲淲鳴階除聞若金
石交作而清奏鈞韶也高陵大埠烟雲晻靄在匃戶外
其朝夕之變不同也即物家之變而寫之於琴吾知其
符連成子之教矣吁是道也又豈紈袴小兒笄珥婦女
以吟猱攫醳習於工師之樂學以為樂者哉子它日拏
舟過溪上聽太古之音以見聖人於穆然頎然之間尚
當為汝賦其樂云

桂隱記

至正九年春予赴璜溪呂氏塾之賔塾與其仲氏德昭甫隣德昭甫闢室居之西偏植桂數十本顏之曰桂隱嘗觴予桂隱所因求記余謂山林之士托草木之芳以隱者多矣或以菊或以蒲或以瓜或以松或以竹以梅以橘以李以槐者不一足也而以桂記隱者鮮聞德昭甫其亦有慕於劉安氏之小山者乎安輕國位與山澤之儒游八公之徒為賦小山之詞其招隱有曰山氣巃

巀石嵯峨溪谷嶄嵓水增波猿狖羣嘯虎豹嗥攀援桂樹聊淹留知桂之所記在岩谷斗僻之地足以為君子隱所也今德昭甫之居無石之嵯谷之岩猿狖羣居而虎豹曹也桂之列在庭其途人所見且引好事人抵其所得為小山之詞之隱乎德昭曰吾取桂以德不取桂以地故曰桂因地生不因地桂且桂月窟之產也兎公蟾母之所托以為隱者固非人間世之所得有間有在人間世者不幸為墨卿詞客資之為決科取祿計遂名

為科籍豈桂本志哉歌隱于小山者必于桂是言蓋知桂者無如小山矣桂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不以無信而改德易行也吾有志於桂如是何暇計隱之山不山也哉抑又聞小山之詞招隱耳非有隱也德昭甫尊德樂義雖老而好學不倦吾見中朝之士方有續騷歌而招德昭者德昭其得終隱於桂乎是年九月十日記

水南軒記

家華亭長泖之陽其里曰胥浦世以孝友之行脩于家

而以義方教子弟者曰陸宗敬氏即其居之偏而顔之
水南者則其彥功燕處之所也陸氏自吳婁侯遜開迹
華亭大司馬抗有平國功二子曰機曰雲又以文章著
名於世且姓其小字於山川故子孫氏至今千有餘年
猶魁然以人門為淞聞族士衡之詩曰髣髴谷水陽谷
水即長泖也葢其生之所樂去之異鄉而不忘歸志不
遂卒有感於華亭之清嘯也嘻谷水不遷亭鶴自語里
人至今思而悲之今彥功有先之序在谷陽而名其軒

曰水南上有垂白之親下有舞裾之童又有賢師良薫之際樂其樂而不知世有崇高權貴炎冷榮悴之一去一來者倚於髙山流水之外同志相過索其人於水之南相與論道名理為事此豈紈袴少年之情哉可以稱二陸之鄉之賢俊氏賢彦功賞隨其師黄公子謁余璜溪其識其人髙朗有雅量吾已喜其為陸氏佳子弟矧又成之以賢師友之學抑余宗敬有才而不得究於髙年其報在子孫彦功當有以顯其先矣嘻綿華事之世

澤補遐祖之初志其又不在彥功乎彥功以余言勉之而已

耕閒堂記

予嘗評閒矣有仕而閒有耕而閒有游於仕農之外而閒游於仕農之外者其閒不容於先王之世吾置而勿論也若既仕而丏閒者事若優而情或有未知則閒亦謾爾惟耕有餘力而後閒迹若苦而情優非世俗之閒有所矯激而後得者比已雲間倪仲玉氏不仕而歸農

名其所居堂為耕間農之暇雞肥豕蕃家所釀谷作春輔會不閱月而熟仲玉作輔會必與親戚故舊相共之追極夫琴歌咲詠之樂而後止胸中廓然無一物之留戶内外熙熙然無一世故之撓非吾所謂迹若苦而情至優非世俗之間有所矯激而後得者耶仲玉且自記曰吾祖從御史大夫其亦農耳其勞至帶經而鋤計其間不如吾之耕餘及其耕而仕也間益不得假吾之間不廢於耕而經亦不廢於吾子孫吾非太平之幸民先

德之慶裔歟余客呂氏塾而仲玉之堂為余塾南鄰且嘗與觴豆堂上遂以記請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穀我士女余亦將休矣買田三泖上與子孫為耕耦暇則與子孫拊格相擊土鼓以祀先啬之祖而且有以式穀吾之士女也豈非甫田詩人之樂哉爾祖得失吾又何議仲玉喜而起自歌曰仕而閒其志煩其情艱其情而閒其志安其體胖乎吁嗟閒先于吾豈以耕之寛易仕之慳乎

舊時月色軒記

松陵陸子敬氏吳大族也宋景咸間子敬之先嘗築侯老堂於分湖之北壘石為山樹梅成林日與魁人碩彥觴咏為樂没百餘年而子敬克守其業又葺所居之軒名之曰舊時月色取姜白石詞語也書來以此記請予惟古今人幾生幾滅古今月幾圓幾缺人有古今之殊而月未始有古今也月與天地一無窮之運亘古猶一日也人不與月存則謂人舊而月新月不與人生則又

謂月舊而人新也白石為范石湖氏出仕于朝歸老于家也時異事改求昔日之所見者唯月在梅耳待酒相對悅如遇故人於數十年後豈不有舊月之感哉子敬是之不忘其先見月於梅如見其先宜其同一感也然草木以時計閱歲而一新舊也堂池以歲計閱世而一新舊也月一古今而無敝故體有盈虛而卒莫之消長時有升降而卒莫之始終也豈一草一木一池臺之新舊而得為月之新舊乎雖然天地一物也月一天地一

物也其生無死葢亦有數焉朔而載明于西晦而終魄于東此月之生死候一旦暮耳先天而生明之根後天而及魄之極此月之一大生死亦一旦暮而善觀月之生死可以知屈伸之義矣吁是豈石湖氏觚墨之客所能言哉異時予將泝三江過垂虹訪子敬之所居呼酒酌東軒上歌長庚之詩以問月自玄黄判而月生者今幾年以今人而能存古月者復幾何人君當酌月而壽我我固中舊客也

東阿所記

按隴西志東阿谷在醉仙山隱者所棲也氣清境勝草木繁蕪此少陵杜氏屢見于歌咏而不厭也其詩有曰船人近相報但恐失桃花陵蓋以其景比之桃源矣松之南里曰璜溪溪之上馮生濬世家焉生於廬之東又治讀書室顏之曰東阿夫東阿去秦地數百里而生以之名者取景同不取地同也地有水竹之美在璜之東隩軒又東嚮謂之東阿固宜當夫朝陽方升萬景焜

燿鳴雞在樹喔喔然白鵝蒼鷺與文敎鳥在水者泛泛然陽陂打蔬者數十品瘦地少粟者五種熟高人逸士時過其所詬租更呺嚻東西村如隔島外也未知居東阿數十家者比生何若哉昔少陵氏之咏東阿非實居也使少陵實從東阿遭世擾攘妻子流離拯死之不贍雖有東阿能一日居乎今生生於全盛之時又無仕宦東西之縈優游焉誦詩讀書於阿之所暇則杖策溪上觀片雲雙鳥其悠然自得蓋與東阿之詩人同一遠意

而非衆人之所能測識矣夫彈絲有得不必琴臺流觴有水不必蘭亭東阿有隱者之東又何必曰醉仙之谷哉書諸牓為記又為賦詩曰問君讀書所我所在東阿東阿何所有水竹蔭陂陁鶖羽飛隼雉長頸鳴鴐鵝離離原上陖濯濯池中荷桃源在人世豈必陽山阿今日有良會同志式相過擷我園中蔬具酒旨且多請君考吾槃和我軒中歌

中山堂記

秀澤國也出郭無山許可久氏居城東門外顧書其堂楣於中山介予友陳德初見予舍次且請記惟洛為地中而嵩山天下之中山也可久家去洛凡幾何里隔嵩凡幾何山烏睹太室少室三十六之峰乎可久曰吾家許由君實隱中山縣龍門南有山高丈四絶諸峰下立如引頸仰其峰之高者至今字之曰許云孔子生魯稱殷人太公仕周不忘乎營丘重本也吾不居洛而稱洛中山豈徒慕中山也哉嗚呼重本若可久氏者可已雖

然吾嘗病君家許由君悻悻然獨潔其歸不肯入堯舜之道非盛時所望也吾聞天地扶輿英淑之氣聚于中州而州中之山惟嵩當之王治將興嵩必為降祉生英佐故詩人歌之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中山之利于時若此可久追本中山其徒尚夫遯歟抑有以應詩人之歌歟是為記

遂初堂記

檇李東去六十里為鸚湖又航湖而南六七里為趙君

初心之家君故宗正子姓也嘗以今選異等遇知天歷
大臣凉國公轉官至羅羅斯甸宣慰都事循是而往躐
高據要可計日待君顧自晝之行年六十而以老自休
稍為園池樹堂其中曰遂初因余友劉漢傑請記余既
高君之尚遂弗辤人心之良莫良於其初而有不能良
者蝕其初焉耳故君子論心恒尚初雖既老而貴乎遂
也晉孫興公負一時清名嘗自賦遂初詩弗克遂强預
家國事耴專政者嫵薄君年六十六未致事一旦若悟

五十九之非執政者方倚用之而居且休矣精神志慮卷爲也有視存利禄若涕唾盡分由四子而家督者受政君勝日挾侍者數人與鄉之宦而歸者往還扁舟間好事者時載酒户外君握手堂上説舊時典故辨古先名理驩甚慷慨激烈發爲歌詩比之晉士取人嫌薄而訖不遂初蓋異日道也且其言曰堂之築固以休予老而遂吾初而吾初之遂者實將以覔吾母夫人之驩柰何堂成而母逝矣今吾雖若顔堂以居而不知吾心之

恒有母也嗟乎與生俱生者愛親之仁而初心之至也又未知晉士之初有是不也是可記已又從而歌之鷗之湖兮清且腴溉我田疇兮鳧鹵為禽出有航兮食有魚歸歟歸歟我親我娛親雖逝兮我心在廬遂吾遂兮我心之初遂兮烏知其餘

晚軒記

秀有苧水世家為戚秉肅以晚自命所居之軒且告予曰某之名軒非以苧水宜晚之景也某不幸幼為膏粱

兒重不幸早孤以冠齒當家督里中豪少我弱我攻取者四面至而學日與家落孔子謂三十而立今踰去其年而吾未之有立也不其晚乎故名以自儆幸先生有以教我夫物脆於早而固於晚脆則薄固則厚物之理也人之成器何獨不然故老氏有言大器晚成名言也子不觀夫藜藿與梗楠豫章乎藜藿之生㶿㶿然一日拔數寸而其材不可以為櫨梗楠豫章長歷七年而後一覺而其用可舟楫梁棟速成者其功劣晚成者其功

大其象已乎誠有志於器之成也何嫌於晚乎余交秉肅氏得詳其性行才質皆晚之器世之士多尚狎和而秉肅獨以介尚巧言詐行而秉肅獨以直尚險奔而汚竟而秉肅獨以夷以潔也是得晚之道也然彼以速為功者足高於連嶁列埒之間峻躋而極誨自謂高鳥快駿不能踰不知足一蹟則盲妄擿埴顛隕於陷穽而不知有援而救之者則其為速莫晚甚焉余之進若晚而他日功成名立訖為大器則彼之速者莫我追也已子

以余言勉之余未老且將卜隣苧水上尚及見子之成於晚也

顧氏永思冢舍記

襄陽顧必有之六世祖宋大八將府君某與其曾大父輿能府君某大父檢閱府君某暨傍親墓林在越諸暨花山鄉之丈山至正六年夏四月辛酉必有又葬其妣孫夫人于域次既葬作室於墓左之南若干步以奉其先世及妣孫夫人神主俾邑人何壽者亭之凡春秋祭

祀冢舍之政皆有著式室大小凡五間既成名之曰永思冢舍葢取諸下武詩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也而又因吳興沈自誠氏見子吳門特記惟孝之為義大矣為人子者生盡其愛敬死盡其哀戚可謂孝矣然親在則禮興親沒則哀戚之情日遠而日忘者人之常也非資如大舜為純孝之全則不能終其身而慕焉故君子設教懼其久而或忘也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衰為忌而悲哀之所以致其思思存則親雖遠

其能忘乎或曰墓祭之禮君子所弗予也予惟謂親之手澤口氣在器物者尚能動其思慕致其哀慼而不忍用也況冢墓親之體魄所在乎升高而望松楸下丘隴而行虛墓之間榛棘凄然霜露時降君子於此其有不慼然運其思者乎思之永則親之沒雖百歲之久猶一日也吾聞顧君者親喪不忘常廬居於冢側會有四方之事又治精舍以守之可謂永慕之至者其先有永慕亭在墓下思敬亭在墓南八十步皆為祭享所歲久傾

祀今舍名永思蓋亦無忘先亭而繩其義者歟嗚呼顧氏子孫雖遠去墳墓散處于四方也然於其親色未嘗絶乎目也聲未嘗絶乎耳也志意嗜欲未嘗忘乎心也其於永思之義庶幾其無忝已是為記

思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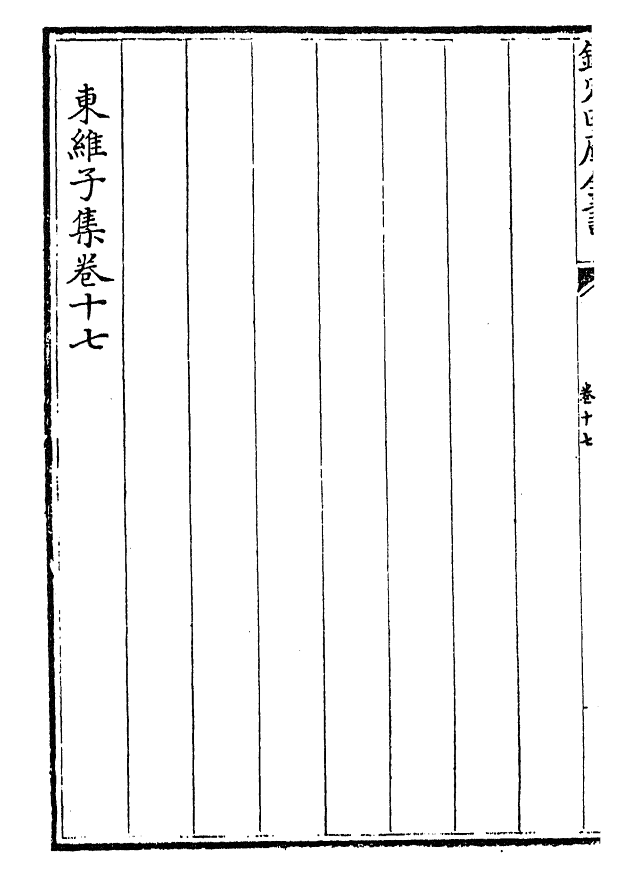
姑胥王斌氏早孤事其母賈謹甚為無錫州屬吏迎其母就養每雞鳴起溫言色朝其母始出夕復夕母躬上食毋扣吏事斌白所行善母説即不善毋為減眠食斌

母體順其行事益畏恭母病斌衣不解帶自不交睫侍
藥食母沒斌執喪哀慟骨立吳俗葬其親以火斌惻然
追傷其父不及營輀穴衰絰具棺葬母閶門外之原復
築亭原上名曰思服踰祥酒哀泣如始喪且跣來乞余
以記其所不忘者余謂后山陳氏嘗記甄君之思矣雖
然陳以目視其心之思推其戒於不肖者異思時爲庸
人言之爾君子者不然霜露既降君子履而愴焉雨露
既濡君子履而惕焉思其親居處思其親咲語又思其

親所嗜所樂思其存存則著著存之至若將見之此君子無時而無其親者也無時而無其親雖親在九土不在九土故思非物自外至者根中出者思根中出不在登高而望松梓下丘隴以行虛墓而後有之也夫物之係於見不見者存亡以目而存不係於見而不見者其惟思乎嗚呼此君子之孝思也斌事親有至性又志乎學古者其於君子之孝思庶矣若曰見亭始思亭去則思去思不能存終勤以慎行夫身以圖榮其親豈君子

望於其親君子望於斌乎斌起拜言曰斌不肖敢不恭

敬先生教以終君子之孝云



東維子集卷十七